六藝之一錄

一五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二

石刻文字八

秦嶧山刻石　　錢唐倪濤撰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剸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

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陀及五帝莫
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甾害滅除黔首
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以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
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
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
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
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金薤琳瑯
秦相李斯書嶧山碑跡妙時古殊為世重故散騎常

侍徐公鉉酷躭玉箸垂五十年時無其比晚獲嶧山碑摸本師其筆力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因是廣求巳之舊跡焚擲略盡文寶受學徐門粗堅企及之志太平興國五年春再舉進士不中東適齊魯客鄒邑登嶧山求訪秦碑邈然無覩逮於旬浹怡悵于榛蕪之下惜其神蹤將墜於世今以徐所授摸本刋石于長安故都國子學庶博雅君子見先儒之指歸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陜府西諸州

水陸計度轉運副使賜緋魚袋鄭文寶記

此碑自皇帝曰以下乃二世詔文在始皇刻石之旁予見泰山碑如此鄭文寶不見秦刻其所刻乃徐氏摹本故牽聯誤書然此碑非文寶之傳則後世不復再見文寶可謂有功於字學者而宋史列傳不言其能書殆以政事而掩之耳金薤琳琅

秦嶧山碑在鄒嶧山南二十里亦名鄒山秦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德李斯篆書寰宇記

右秦嶧山碑者始皇帝東廵羣臣頌德之辭至二世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有傳者各有所自來昔徐鉉在江南以小篆馳名鄭文寶其門人也嘗受學於鉉亦見稱於一時此本文寶云是鉉所摹文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無獲遂以鉉所摹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余家集錄別藏泰山李斯所書數十字尚存以較摹本則見真偽之相遠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

六一題跋

右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繆姓名以史記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繆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又滅盛德二字其餘則同而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錄於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蓋集錄成書後八年得此於青州而附之熙寧元年秋九月六日書

錄

嶧山始皇刻石其文李斯小篆後魏太武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以為楷則邑人疲於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上官求請行李登涉人吏轉益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今間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封演聞見記

右秦嶧山刻石者鄭文寶得其摹本於徐鉉刻石置

之長安此本是也唐封演聞見記載此碑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摸拓之以為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令人間有嶧山碑者皆是新刻之本而杜甫詩直以為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歟按史記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而其頌詩不載其他始皇登

名山凡六刻石史記皆具載其詞而獨遺此文何哉
然其文詞簡古非秦人不能為也秦時文字見於今
者少此雖傳模之餘然亦自可貴云金石錄
陳伯修示余嶧山銘字已殘缺其可識者僅僅耳視
其氣質渾重全有三代遺象顧泰山則似異疑古人
於書不一其形類也嶧山之石唐人已謂棗木刻畫
不應今更有此然求其筆力所至非後人摹傳搨臨
可得放象故知摹本有至數百年者夏鄭公嘗得此

本益可信也嶧山今謂鄒其記曰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即邾文公所卜繹地酈道元曰始皇觀禮於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銘山頟名曰晝門其文考史記多不合豈傳者誤耶魏武帝使人排倒猶有求者不已秦則無道而篆刻顧後世不及故世以為法取之不窮其後邨落供命不給聚薪其下縱火焚之遂至刓缺然不應遂無存字昔唐人嘗取舊文勒石故謂後世所摹皆新刻然碎碑未絶故是好奇者

猶得搨本余有之不逮此本完也廣川書跋

李斯嶧山碑鄭氏曰此頌德碑也斯字通古上蔡人秦丞相直長者為真本橫刋者皆摹本有徐氏門人鄭文寶依真本長刋者法度全備可近於真但攸字立人相近一直筆作兩股近李處巽於建康府新刻甚謬學古編

金華王魯齋跋東邨嶧山碑云東邨趙公出示嶧山碑俾予綴名其後此固予之幸也而未得其說徐而

思之好古者先當以其人之可尊次當以其事之可傳又其次始以其字之可法耳三者咸無焉雖古不足貴也此碑徒以其篆之古也然登嶧山者不見其石著史記者又無其詞踪跡茫昧不可致詰自唐已有棗木本徐騎省摸唐刻于石今不可見矣鄭文寶刻于長安者亦不得宋公本今刻于墨妙堂者正與此本同自騎省以下又三槧矣所謂雙鈎者亦隱然可見趙東邨謂此雖摹傳之餘然亦自可貴此言為

不誣云（格古要論）
金華黃晉卿跋嶧山碑云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
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齋
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
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同上）
府城西北隅有摹嶧山秦碑極精緻旁刻云嶧山秦
刻磨滅久矣宋初惟江南徐鉉有摹本賛皇李建中
傳寫得之遺余曾祖金紫公傳子孫四世踰百年靖

康建炎兵火相尋舊藏文籍散落殆盡獨此刻僅存
命善工勒於青社郡舍阜昌甲寅河南李仲坦志石
雖疊校鄒嶧摹本有間矣（于欽齋集）

右嶧山碑青社本斷裂多矣余得之君禮檢討嘗見
陳思孝論嶧山翻本次第云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
江鄭氏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
縣第七然余于蜀中本未之見也（東里續集）

右秦嶧山刻石宋淳化中太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

摹本刻之長安者唐封演謂此碑歷代模搨邑人疲於供命聚薪焚之邑令取舊文刻置縣廨則嶧山前此嘗有是刻蓋至唐而始焚歐陽公以嶧山無此而疑其非真非也宋董彥遠書跋謂其文考於史記多不合而疑傳者之誤今史記實無此文則傳者未必誤特董氏之自誤耳自文實刻徐氏本其後翻本頗多世之評者謂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又予聞之

先師李文正公言嘗見秘閣舊本才二十五字今所傳徐本乃其全文而字復加大何哉金薤琳瑯

昔賢評徐散騎有字學而書法不能工今所橅斯相嶧山碑僅得其狀耳求所謂殘雪滴溜鴻鵠羣游之妙徒想像於荒烟榛草間重以增慨弇州山人稿

唐封演謂魏太武登山排倒此碑然猶摸拓者多邑人疲于奔命聚薪焚之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其后徐鉉得模本鄭文寶刻于長安自此刻者甚衆評者

謂長安第一鄠縣最下而杜甫詩又云嶧山之碑野
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據此數説則嶧山舊石亡在
開元之前其翻本或以石或以木矣則未知鉉所録
者縣令所刻石耶抑即肥失真之本耶而鉉自謂得
思於天人之際何也余所收二本一爲鄭文寶本正
臨自鉉者僅存形似無復神情其一本則至元間翻
刻據跋元祐中縣令張文仲又刻之矣此又當居文
寶本之下原文二段後段乃二世詔文都玄敬謂宜在

石之傍文寶誤錄為一而至元刻跋以為皆二世頌始皇語尤為可笑石墨鐫華

余藏嶧山銘二種一為宋淳化中鄭文寶刻之長安者一為元人摹宋張文仲本刻之鄒縣者元刻不足言文寶刻者猶少存王箸遺意斯篆不絕如綫此尚可意會知非李陽氷輩所能髣髴也唐封演謂其石曹操排倒嗟乎秦雖暴銘詞尚朴古近情真實無飾有合聖人之威非如賊瞞荼戮忠良如鬼如蜮受禪

勸進矯詐罔誣弋取漢鼎嘔穢千古而又何以踣其碑也又索虜拓跋燾登嶧山見其石亦使排倒何其一石而兩遭其踣豈踣之後復豎之而又遇燾耶抑別為一石耶始皇以力經營天下思欲威加萬世乃不一轉盼而為人揶揄如此亦可鑒矣金石史

此元人又摹宋張文仲本重刻之嶧縣者不知張本何如元摩定非其舊元劉之美一記益潦倒極可笑銘後方為二世詔槩謂頌始皇功德誤矣杜少陵云

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又云書貴瘦硬方通神此刻轉瘦於關中鄭刻而失真益甚則書一瘦硬何渠便通神耶工部時已傳刻失真況宋元乎可為慨歎金石史

嶧山碑李斯篆皆玉筯燬于火宋鄭文寶翻刻石在陝西西安府學宋李西臺翻刻在應天府學山東鄒縣亦有翻本考槃餘事

嶧山石刻秦刻久亡宋淳化四年太常博士鄭文寶

以徐鉉摹本刻之於石在陝西西安府儒學中元至元二十九年重刻者在鄠縣治其文有云功戰日作當是攻字古人以攻功二字通用齊侯鎛鍾銘肈敏于戎功作攻周禮肆師凡師不功則助牽王車故書功為工鄭司農讀為功古者工與功同字金石文字記

嶧山刻字

秦始皇觀禮於魯登於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畫門水經注

秦會稽刻石

皇帝休烈平壹宇內德惠攸長世有七年親巡天下周
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
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
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強
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
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
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

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
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
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
無辠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
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
黔首脩絜人樂同則嘉保泰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
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陲休銘金薤琳瑯

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紀功常存山側孫暢之述征書

云丞相李斯所篆也水經注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有立石刻頌秦德越絶書云始皇以二十七年來游會稽以正月甲戌到越留舍都亭取錢塘浙江岑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一尺東西面廣一尺六寸刻文於大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里水經云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紀功尚在山側孫暢之述征記云丞相李斯所篆也梁書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范雲為主

篿雲以山上有始皇刻石三句一韻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字皆大篆人多不詳雲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讀之如流張守節云會稽山刻李斯書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鐫令文字整頓是小篆字予嘗上會稽東山自秦望山之巔並黃茅無樹木其山側有三石笋中有水一泓別無他石石笋並無字復自小逕別至一山俗名鵝鼻山又云越王樓於會稽宮娥避於此又云娥避山山頂有石如屋大中開揷一

碑於其中文皆為風雨所剝隱約就碑可見缺畫如禹廟沒字碑之類不知此石果岑石歟非始皇之力不能挿於石中此山險絶罕有至者得一採藥者則至之耳非偽碑也或云大篆或云小篆皆不可考西溪

叢語

秦頌德碑丞相李斯小篆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德二世元年春行郡縣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

以彰先世成功盛德越絕云秦皇東遊至會稽以正月甲戌到大越舍都亭取錢塘岑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三寸東面廣四尺西面廣尺六寸刻於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一里水經云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紀功尚在山側梁書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范雲為主簿以山上有始皇石刻三句一韻多作二句讀之並不得韻又有字皆不詳雲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讀之如流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會稽

刻李斯書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鐫今文字整頓是小篆也姚令威叢語云嘗上會稽東山自秦望山之巔並黄茅無樹木復自小逕別至一山俗名鵞鼻山山頂有石如屋大插一碑於其中文皆為風雨所剥隱約就碑可見欵畫如禹廟沒字碑之類不知此石果岑石歟非始皇之力不能插於石中此山險絶罕有至也紹興二十八年王詹事十朋為簽書判官莫舍人濟教授府學梁寺丞安世為會稽尉用令威所

記銳意搜抉三公各賦三十四韻以紀其事王公詩
敘云秦頌德碑世傳在秦望山莫知所在教授莫子
齊好奇嗜古搜訪甚力有言在何山者莫以語十朋
何山見圖經在秦望東南疑其真秦望十朋語縣尉
梁次張勸其親往梁慨然而行命工登山梁得之碑
石僅存字磨滅已盡墨片紙而還作詩具記始末因
次其韻且記吾三人好事之癖永以示後人莫公詩
敘云秦會稽石刻唐人如張守節司馬貞皆嘗援以

證史記紹興初舅氏姚令威刪定登山弔古見碑石猶存後二十餘年分教是邦以語簽判王龜齡勉邑尉梁君求之則石已缺字不可見矣以詩記其事龜齡既賡以濟首發其端書以示濟按會稽秦頌德碑凡二百九十六字視秦世泰山之罘諸刻獨此碑字為最多唐李嗣真云斯小篆之精古今妙絕秦望諸山及皇帝玉璽猶千鈞强弩萬石洪鍾豈徒學者之宗匠亦是傳國之遺寶周越法書苑獨載封禪碑數

十字而已至歐陽公趙德父集録天下金石遺文殆盡亦不復有秦望山碑姚令威紀鵞鼻山頂石屋所揷一碑今石屋故在碑蓋無有梁次張所摸片紙指為秦碑乃在何山其去鵞鼻尤為隔絶盡記本末以俟後之君子施宿會稽志

稽山頌德碑李斯篆疑在越州金石略

李斯書嶧山頌淳化間守太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所授本刻於長安國學泰山頌至元間行臺侍御史

李處巽獲劉跋所摸本刋于建鄴郡庠由是其迹僅
存而所傳浸廣予攷諸記載始皇及二世抵越取浙
江岑石刻頌於山亦斯筆也磨滅久矣好古博雅者
蓋願見而不可得予乃以家藏舊本摸勒置于會稽
黌舍庶與嶧泰等文並貽於後但史記攸長作修長
世字作三十追道作追首又作追守軌度作度軌令
則俱依石刻至正元年辛巳歳夏五月望日承德郎
紹興路總管府推官東平申屠駉識

右秦會稽刻石按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
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後其石人稱秦望山碑
山在會稽縣東南四十里宋書載竟陵王子良尅日
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刻人多不識
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雲讀如流子良大悦以
為上賓則晋宋以來石固無恙歐陽公趙明誠皆好
集古文不應此獨見遺鄭夾漈通志金石略雖嘗載
而云疑在越州亦無真見此皆予之所未曉者元至

正初東平申屠子廸為紹興路推官以家藏舊刻刻於路學即今之所傳是也然不知其先何從得之予觀其字畫與嶧山碑絶類豈亦出徐鼎臣鄭文寶之所摹而申申屠氏嘗藏之歟金琳瑯薤

申屠氏跋謂石刻與史所載不同者數字今按史云有子不嫁石刻作而嫁史云殺之無罪石刻作無辜史云和安敦誠石刻作敦勉則又跋中之所未及漫識之同上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内外靡不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正義曰豭牡猪也左氏定公十四年傳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寄豭者淫於他室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毋邵氏曰毋者毋之也云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攷之國語自越王句踐棲於會

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傅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佚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佚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

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即以為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 碑帖考

秦之罘山刻石

維二十九年旹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

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彊内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

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内視
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
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
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
史記本文
右之罘山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
嗣馬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
碑泰山刻石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爲真李斯

篆耳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耶集古錄

凡二十一字文與史記所載二世詔同而不完或傳其文刻于片木麻温故學士得之于登州海上疑後人所傳模也集古錄目

右秦之罘山刻石按史記始皇紀二十九年登之罘山凡刻兩碑今皆磨滅獨二世詔二十餘字僅存後人鑿石取置郡廨歐陽公集古錄以為非真又云麻

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此論非是蓋甫指嶧山碑非此文明矣之罘在秦屬東萊今屬登州金石錄

李斯篆圖經云在牟平縣西北九十里之罘西頂上訪碑錄

之罘山刻石可辨者十九字在登州金石略

秦李斯玉筋篆今存二十一字在山東萊州府文登縣格古要論

之罘山刻石秦始皇刻字畫剝落在山東登州府福山縣東北古今書刻

右秦之罘山刻石所存僅二十字蓋二世詔也歐陽公謂其刻與泰山嶧山文同而字畫皆異而惟以泰山為真吾子行譔周秦石刻音釋亦謂其與琅琊石文皆不類秦刻而不收錄及考之董氏書跋謂嶧山刻字與泰山似異疑古人於書形類不一則此又有不當疑者予又安能定是非於其間哉金薤琳琅

此刻汝州帖亦嘗載之然字僅十五予家所藏視汝
帖多御史大夫臣五字蓋宋莒公賜書堂本也同上

秦琅琊臺刻石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
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
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
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
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

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
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措必當莫不如畫皇帝
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
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
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
事以時諸産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
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
沙南盡北戸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

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琊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

其身未殁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史記

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踐之故國也句踐并吴欲霸中國徙都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為郡城即秦王之所築也遂登琅邪大樂之山作層臺於其上謂琅邪臺臺在城東南一里孤立特顯出于衆山上下周二十里餘傍濵巨海秦王樂之因留三月乃徙黔

首二萬戶於琅邪山下復十二年所作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高五里刊石立碑紀秦功德水經注

秦李斯篆書在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秦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頌秦德臺基三層層高三丈在琅邪城南東十里上有始皇碑文字剥落寰宇記

右秦琅邪臺刻石在今密州其頌詩亡矣獨從臣姓名及二世詔書尚存然亦殘缺熙寧中蘇翰林守密令廬江文勛模搨刻石即此碑也從臣姓名五大夫作夫夫泰山秦篆亦如之或以謂古大與夫同為一字恐不然余家所藏古器款識有周大夫始鼎及秦權銘黔首大安皆用大字蓋古人簡質凡字點畫相近及音同者多假借用之別無他義東漢時碑刻尚多如此金石錄

右秦琅邪臺刻石按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登琅邪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趙明誠謂其頌詩已亡所存惟從臣姓名及二世詔書然亦殘闕又謂熙寧中密州守嘗模搨刻之於石予家所藏乃宋莒公刻本僅十有七字皆頌詩中語與密本不同俟博識者辨之金薤琳瑯

琅邪臺石刻李斯篆山東青州府諸城縣琅邪山古今書刻

秦碣石刻石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史記秦始皇紀

秦始皇秦望山碑

九州要記云始皇登秦望山以望海今始皇碑在嘉興縣王象之輿地碑目

李斯秦望山碑在會稽今無學古編

秦始皇朐山碑　殘碑二十字

李斯篆在登州州衙金石略

秦贛榆刻石

贛榆縣北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百五十步八寸一行一十二字水經注

於潛縣刋字

秦皇所刋於潛縣石杵山石杵十數字廖瑜杭州府志碑碣目

雲麓漫抄

秦始皇刻石

秦始皇二十八年即帝位之三年也東行上嶧山立石頌德自泰山至會稽凡六刻石史記皆載其詞惟不著嶧山刻觀其語皆相類三句一換韻二世立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石旁

著大臣從官名以彰先帝成功盛德唐封演叙後魏太武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歴摹爲楷式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火焚之由是殘缺上官求請人益勞甚有孫令取舊文勒于他石人間所傳皆新刻也其詞曰與前金薤琳瑯所載嶧山刻石文同茲不重録廿如拾切今人作二十字讀非是樂石顔師古謂取泗濵磬石作此碑石皆宋莒公所記而學易先生河間劉師立復著論世傳泰山篆可讀者惟有二世詔五十許字始皇刻辭皆

謂已亡宋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摹得别刻新石止
有卌八字集古録亦云江鄰幾纔得此數十字余以
大觀二年登泰山宿絶頂訪泰篆其石埋植土中高
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不等所謂
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摹其三面殘缺
人不措意余審觀之刮摩垢蝕漸若可辨政和三年
秋復宿嶽上親以氊椎從事始為完善蓋四面周圍
悉有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面起以北東

南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制
曰可三字復在西南稜上十二行是始皇辭十行是
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意具如親剷遠黎史作親巡
遠方黎民金石刻史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
陲作垂體作禮昆作後皆史家誤北海王壽茂松刻
于石宣政間張潨侍郎知龔慶府奉詔書修東嶽廟
碑嘗登山訪秦篆與此說同
庚子銷夏記

李斯泰山碑斷本

泰山碑世無石本余僅有二十九字按其文乃秦二世詔也剝落已甚但存郛廓耳此真秦石非宋慶歷中宋莒公及江鄰幾翻刻也金石略中載秦時石刻有十皆李斯一手書當日欲盡滅先王之跡而以己書行世奸惡甚矣董逌有言曰篆文於後世為工然況之三代此其為戎翟異俗之法以亂中國者君子則宜過而不問也余謂其知言

徐鉉摹秦嶧山銘

嶧山銘杜少陵詩已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在唐時已不見石刻矣宋人董逌謂曽見殘缺本氣質渾重有三代遺象原石耶棗木傳刻耶余見徐常侍摹本其門人鄭文寶于淳化四年刻之長安精神奕奕常侍自謂得思于天人之際良非過也舊稱徐常侍善小篆映日視之書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曲折處亦無偏側其妙如此惜不得見

其手跡耳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三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九 石經

石經尚書殘碑

命孔本作身何及相闕散孔作儉下闕言白人維㒞孔㒞上有求下闕二字

敉孔作求㒞下闕有志女母翕侮成人母流孔作汝無侮老成人無弱

下闕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孔作乃口下闕民之承保后胥

高孔作感鮮以不浮下闕試以爾孔作汝遷安定厥國孔作邦

仝孔無女丕下闕其或廸孔作稽自怨孔作怒下闕永孔作誕勸

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下闕之勞爾先予丕下闕于茲

高后丕乃知孔作崇降爾疾白下闕能迪古我先后下闕

民女有近孔作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下闕興降不永於

戲孔作崇降弗祥鳴呼今予下闕絕遠女比猶孔作分猷念以相從各

翕孔作設中下闕建乃家闕股孔作盤闕一字旣下闕衆白女罔

台民孔作戲怠無勖孔作懋建大命今我孔作予下闕凶德綏孔作嘉

績下闕今孔無爾惠孔作謂朕闕桓孔作震動萬民以遷肆

上下闕乘孔作隱哉予其勖孔作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

已上盤庚三篇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孔作字已上高宗肜日

篇

厥遺任孔作王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下闕不衍于四代

五伐六伐七伐乃已上牧誓篇

伊孔無鴻孔作洪水白孔作泊陳其五行帝下闕白建用皇

極次六白艾孔作乂用三德下闕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

亘作下闕食二白偵三白祀四白司空下闕極凡厥庶民無有淫亘人無有下闕明人之有能有爲使茞其行而下闕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下闕爲天下王三德孔三有六上一白正亘二下闕家而孔無凶于而國人用闕頗辟孔作僻下闕乃心謙及卿闕謙及庶民孔作人已上洪範篇

維天命元孔元作無違朕丕敢有下闕肩時維天命王白告爾孔無多二字下闕茲雒孔作洛寻維四方罔攸賓亦維爾下闕有年于茲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已上多士篇

嗇孔作穡之艱難乃勑孔作逸乃憲孔作諺旣延孔作誕丕孔作否

則侮厥下闕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孔作度治民祗懼

下闕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孔作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時厥後

下闕功田功徽柔懿共懷保小人孔作民惠于矜孔作鮮鰥下闕

酒孔作淫毋勑孔作逸于遊田維闕共孔作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毋兄孔作無皇白令曰下闕厥丕聖孔作聽人乃訓變孔變上有之乃亂正刑孔正上有先王之至于下闕則凡白孔作皇自敬德厥

衍白朕之衍允下闕公白於戲嗣王臨于茲孔監上有其

已上無逸篇

道孔作終出于丕詳於戲君闕白時我已上君奭篇

我則致天之已上多方篇

常伯常任辟孔作準下闕亂孔無謀面用下闕于厥邑其在

下闕有會孔作俊心以敬事下闕王維厥孔厥上有克度孔作宅

心乃下闕受茲孔作此丕丕其孔作基於戲下闕旦以前孔作

已受人之徵孔作徽言下闕訓德孔德上有于是罔顯哉孔作在厥

丗下闕王之鮮孔作耿光以揚武王已上立政篇

几乃闕名大保下闕通孔作達殷就孔作集大命在下闕非
幾茲即孔作既下闕黼衣孔作扆已上顧命篇

右石經尚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篇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逸篇百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爲之訓傳

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孔氏
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
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艾㓜猶之類是也通用
者十一字於戲毋女之類是也孔氏叙商三宗以年
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盖在中宗之上
以傳序為次也但云高宗饗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
邕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與堂谿典馬日磾等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

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從諸儒之請刊
石立之太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
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
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徙之鄴
都至河陽岸頽半没于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一卷
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
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為柱礎唐初
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久矣本朝

一統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今京華鞠為氊罽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旣集隸釋因以所有鑱之會稽蓬萊閣勖音慉勉也劮亦逸字

石經魯詩殘碑

惟毛作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葛屨下闕汾一曲言采其蕡彼其之子美下闕之誰知闕一字毛誰上有其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下闕父子父闕一字毛無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毋毛作無已尚毛作上慎下闕哉猶來毋死　陟岵三章

章六句 十下闕兮毛作猗不稼不嗇毛作穡胡取禾三百
廛兮不狩不下闕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欿欿毛作
坎伐輪兮下闕毋食我黍三歲宦毛作貫女莫我肎顧逝
將去女下闕宦女莫我肎勞闕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
下闕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闕句 山
有藲毛作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下闕酒食胡毛作何不
日鼓瑟且以喜樂下闕既見君子云胡其憂 楊下闕
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

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蓲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蓋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為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為然也

石經儀禮殘碑

東面主人下闕卒爵坐奠爵拜執下闕人盥洗升媵觚

于賓下闕上拜受爵于筵前下闕首公荅拜媵爵者立

下闕媵爵者執觶待于下闕公坐取大

右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摩滅字畫比它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爾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

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踈略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蒼著書説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選德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閒之燕咨訪治道率在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為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胄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滕觚滕爵云者滕蓋送也

石經公羊殘碑

翬者何公子翬闕一字何以不稱公下闕栢於是謂栢曰
吾為闕三字矣隱曰下闕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闕二字
之石踖板本作碏立下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闕一字之
邑也曷為下闕仲子板本有也字栢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闕一
字為栢立故下闕諸侯四諸公者何諸闕一字者何天子
三公稱下闕相處乎內始闕一字諸公放板本作昉於此乎前
此矣前下闕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板本
有也字吾下闕後為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

弟毋兄稱兄凡闕五字之大夫也此下闕之邑也天子有闕四字諸侯皆從泰山下闕而葬不日卒赴而闕一字不告公曷為與微者下闕大夫之未命者也　十年此公子翬也何下闕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下闕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試板本作弒也試下闕葬板本有以爲字不繫闕一字臣子闕二字薨何以不地不忍言已上隱公

何易之也易之則其下闕諱取周田也諱取已上威公

十有四年何以（闕一字）記異也何異（下闕）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下闕）乎隱祖之所逯（板本作逮）聞（闕一字）所見異辭所（下闕）不亦樂乎堯舜（闕二字）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已上哀公）

有　傳桓公二年顔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下闕）何以書記災也　世平顔氏言君出則已入（下闕）顔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十（下闕）

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陔議郎臣（闕二字）臣劉弘

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難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顔氏説石文斷續不可考繹蓋嚴顔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八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立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石經論語殘碑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下闕本本立闕一字道生孝下闕

曰道千乘之國敬事下闕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下闕

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下闕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

下闕與意板本作抑予之與子贛板本作貢曰夫子闕五字以得之

夫子之求之也下闕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

闕五字禮節之亦不板本有可字行下闕焉可謂好學已矣板本作也已下闕

而無諂富而無驕下闕告諸往而知來下闕人

之不下闕章已上學而篇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下闕乎板本作于學丗下闕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闕一字何下闕曰生下闕葬之以禮祭下闕以别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下闕勞有下闕孝下闕廋哉人焉廋板本有哉字子曰温故而知下闕子下闕器子贛問下闕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下闕子下闕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下闕之下闕子曰書云孝于板本作乎惟孝友于兄下闕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下闕已上爲政篇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林闕十一字與下

闕與對曰不能子曰闕五字山不如林放闕九字也射下闕

曰起予板本有者字商也始可下闕子曰下闕殷禮吾下闕

也知其說闕三字天下也其闕一字示諸斯乎下闕如神在

下闕於二代郁郁乎下闕大廟下闕子知禮下闕禮下

闕也下闕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下闕往下闕門國板本

作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闕一字管氏下闕知禮下闕吾未

嘗不得見也從者闕二字出曰下闕無道也久下闕觀之哉

凡廿六章已上八佾篇

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板本有也字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下闕顛沛必於是　子闕二字未見好仁板本有者字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下闕過也各於其黨闕二字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板本作矣下闕子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下闕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

怨而已下闕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

無改於父之下闕已上里仁篇

有三年之愛於闕一字父母板本有乎字子曰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難矣哉下闕君子板本有亦字有惡乎子曰有板本有惡

字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板本有流字而訕上者惡下闕之

則不孫遠之則怨子曰年卌板本有而字見惡焉其終也已

凡廿六章已上陽貨篇

枉道而事人何闕一字去父母之國板本作邦闕一字景公待

孔子曰若季氏下闕子曰鳳兮鳳兮何而板本無而字德之
衰也板本無也字注闕二字可諫也板本無来者猶可追也板本無下
闕執車板本作輿者為誰子板本無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
丘與曰是板本有也日二字是知津矣下闕若從避板本作辟世之
士哉擾板本作耰有而字不輟子路板本有行字以告板本有夫字子憮
然曰鳥獸不可與同下闕轂不分孰為夫子置板本作植其
杖而耘板本作芸子路拱而闕一字止子路宿殺雞下闕禮板本
作義如之何其廢之也板本無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

仕也行其義下闕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板本作而已矣謂虞仲夷佚板本作逸隱居下闕少闕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下闕已上微子篇

交於子張子闕一字曰子夏闕一字何對曰子夏曰可者闕四字者距板本作拒下闕子夏曰雖闕五字觀者爲致遠恐泥是以下闕其事君子學下闕子夏曰小人之過下闕曰下闕

子夏曰大德闕五字出入可也　子游板本作游闕六字子下闕

君子之道焉可闕二字有闕一字有卒者其唯聖人下闕仕

而（下闕）曾子曰吾聞諸（板本有夫字）子人未自致也者（板本作者）

也必也親喪乎（闕一字）子曰（下闕）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子贛曰紂之（闕一字）善（闕一字）是其（板本作之下闕）贛曰仲尼焉

學子贛曰文武之道未隧（板本作墜）於地在人賢者志（板本作識）

其（下闕）告子贛（闕一字）贛曰辟諸（板本作之）宮牆（板本作牆）賜之牆

（闕二字）窺見室家之好夫（下闕）尼不可毀（闕二字）人之賢者

丘陵也（闕二字）踰也仲尼日月也（下闕）一言以為不知言

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下闕）（已上子張篇）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毋（板本作無）以萬方萬方有（闕一字板本有兩罪字）在朕躬（下闕）歸心焉所重民食喪（闕一字）寬則得衆敏則有功（闕一字）則說（下闕）不驕威而不猛子（闕一字）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闕一字）民之（下闕）尊其瞻視儼（闕三字）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下闕已上堯曰篇）

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闕一字）

字貫（板本作沽）諸貫之哉包周（闕四字）蓋肆乎其肆也（闕一字）

周（下闕）曰言（闕一字）而在於蕭牆之內盡毛包

周無於（下闕）　詔

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盡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賈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

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
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為高帝諱也此碑邦
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
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
云光和六年立石于大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
中又刻古篆隷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
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
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

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隷為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為以黄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為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隷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隷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

日碑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令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碑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陚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鴈行也黄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

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後漢書靈帝紀

熹平四年迺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注云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雒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後漢書儒林傳

蔡邕建寧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漢書蔡邕傳

盧植為九江太守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

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愚䞇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冩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歲餘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後漢書盧植傳

張馴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後漢書張馴傳

宦者汝陽李巡等五人稱為清忠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後漢書宦者傳

石季龍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晉書載記

泰常八年四月帝至洛陽觀石經魏書太宗紀

太和十七年九月壬申幸太學觀石經魏書高祖紀

劉芳博聞强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時人號為劉石經魏書劉芳傳

馮熙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毁分用大致頽落魏書馮熙傳

崔光領國子祭酒神龜元年夏表曰石經之作起自

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未向二十紀
矣昔来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
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墌泥灰或出於
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司顯
隱漸加剥撤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職忝胄教參
掌經訓不能繕脩頹墜興復生業倍深慙耻今求遣
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
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

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来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遂寢魏書崔光傳

魏志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

初洛陽有漢時所立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而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毀取以建

浮圖精舍遂大致頹落所存者委于榛莽閒道俗隨意取之侍中領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胡靈太后許之會元乂劉騰作亂事遂寢（通鑑）

魏武定四年八月遷洛陽漢魏石經于鄴（魏書孝靜帝紀）

北齊天保元年八月詔往者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北齊書文宣帝紀）

周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周書宣帝）

紀

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二卷亡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梁有一卷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二卷一字石經典論一卷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

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
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
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
議欲補葺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
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什不
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隋書經籍志）

顧炎武曰晉魏二書皆云立三字石經此獨以為
一字則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安在耶又

按水經注伽藍記所列碑數東二十五西四十八共七十三枚而北齊書所紀在鄴者五十二枚則不過失其二十一枚耳未至於不盈大半也又失載周大象元年徙洛陽一節史書之疎也劉焯傳言自洛陽運至京師者為信

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焯奉敕與劉炫等考定隋書劉焯傳

穀水又東逕國子太學石經北周禮有國學教成均之法

學記云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亦虞氏之上庠下庠夏后氏之東序西序殷人之左學周人之東膠虞庠王制云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故有太學小學教國之子弟焉謂之國子漢魏以來置太學於國子堂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嘉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

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隷三字石經古文出於黄帝之世蒼頡本鳥跡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藝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絶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於周宣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

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説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隷之書起於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者故用隷人之省謂之隷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隷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仁説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隷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隷自出古非始於秦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

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于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餘丈魏文帝又刋典論六碑附于其次陸機言太學賛别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説髙堂谿等名太學弟子賛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别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八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刻石紀年用工作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九年八月作畢碑南面刻頌表裏鏤

字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駕言永久諒用憮焉考古有三雍之文今靈臺太學並無辟雍處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二學尚髣髴前基矣水經注

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将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

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高祖題為勸學里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鄴洛陽伽藍記

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

議郎蔡邕名雒陽記

顧炎武曰此章懷太子注後漢書所引較之伽藍記多論語一經碑少二枚水經注以此為魏正始中所立而蔡邕等名别在堂東與此不合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四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十石經

石經遺字古文篆隷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石亡失皆盡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模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真偽也在洛陽蘇氏家歐陽棐集古錄目

蔡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隷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為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為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為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于鄴都至河濵岸崩石没于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

猶存祕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
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
堙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
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
段在長安其上馬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而日磾等所正定之本據洛陽記日
磾等題名本在禮記而日磾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
所為也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
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

異然皆殘缺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説太史令單颺等奏定六經刊於碑後諸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衢其碑為古文篆隷三體立太學門外又云魏正始中立篆隷古文三字石經又刊文帝典論六碑附其次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石經隷書至東魏孝

靜遷于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即晉隸書又非魏碑也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繆謂之蔡邕字矣唐秘書省內有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至東宮又移將作內坊貞觀四年魏徵奏於京師秘書內省置武后復徙於祕書省未知其一字與三字也 姚寬西溪叢語 方勺泊宅編同

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雒陽城乃蔡邕隸書 張舜民畫墁錄

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

記論語各已壞缺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數
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
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為誰子子路曰為孔丘曰是
魯孔丘歟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校今
世本為異尚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國
五十有九年為異甚初熹平四年伯喈以經讀遭穿
鑿謬妄同馬日磾等以前聞考正自書于石立洛陽
太學門下摹寫者日千車乘填塞街衢至隋開皇六

年遷其石于長安文字刓泐不可知詔問劉焯劉炫

能盡屈羣起之說焯因罹飛章之毀予謂孔子自衛

反魯一定詩書之册至漢熹平六百年有奇已多謬

失自熹平至隋開皇又四百年有奇自開皇至今代

又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計也耶皆一時通儒之

稱伯喈曰然焯炫又曰然可信也按隋史旣遷其石

于長安今尚有出于洛陽者何哉邵博聞見後錄

漢石經尚書論語公羊在張奎龍圖家天下碑録

右漢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皆土壤埋没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為古文篆隷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懐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尚書周

易公羊傳論記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曰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於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

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耶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紬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已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為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于卷末云趙明誠金石錄

經廢於世無所傳聞久矣當秦未滅詩書時其學已失舊法世傳不可復求而得之矣況其在後世耶漢承秦亡雖起而盡收於溝渠煨燼閒然其缺殘湮淪

無復全學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謬方將訓習章句
尚不得其序其能得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失
哉至其不得於言則疑於經不得於經則疑於學師
習各異則黨學相伐至改滋炗㫤甴等以就其學有
不合者則私定桼書以應其誤獨蔡邕鐫刻七經著
於石碑有所撿据隱括其失而周盡當時號洪都三
字其異文者附見此於已殘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
存其可貴也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

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于鄴都河陽河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于洛時為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没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為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内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為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

之本猶在秘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為邕如馬日
磾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深于法度亦後世不
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築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
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
没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
唐末淪没之所出也董逌廣川書跋
又跋石經尚書云秘書郎黄符以石經尚書示余為
考而識之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

鑒疑誤後學熹平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邕乃自書於碑大屋覆藏立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昔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闕）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

是時尚有碑十八蓋春秋尚存作篆隷科斗復有周易尚書公羊禮記陽衒之曰石經尚書公羊為四部又謂春秋尚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衒之出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尚書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知古文尚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為漢所書哉余謂魏一字漢為三字此其得相亂耶且

曰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於矜寡乃逸既誕作乃憲既延治民祇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攷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尚書全異不應今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邕既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是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晉内史梅賾闕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

已廢于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耶余知至晉其書已絶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為逸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其知者於此乎考之上同
又跋石經論語云石經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第十四篇為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為一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為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為意與之我未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為誰而作執車者為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凡今書多二字耰而不輟作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斿而在蕭墻之內作而在於蕭墻之內凡碑

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
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尊
其校定衆家得正譌誤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比今
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其庸得論當耶同上
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畧記之書女毋翕侮
成人今本作女無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今本保后胥
戚女永勸憂今本汝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本
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本作汝分猷各翕中今

本作各設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今本爾謂朕
曷震動天既付命今本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本作
汨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本亮作度以
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本人作民于作鮮毋兄
曰今本作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本兄作皇旦以前
人之微言今本作徽言是罔顯哉厥世今本哉作在
文王之鮮光今本作耿光通殷就大命今本達殷作大
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

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
矣今本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擾不輟子
路以告子憮然今本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
然置其杖而耘今本置作植其斯以乎今本其斯而
已矣譬諸宮牆今本諸作之貫諸貫之哉今本貫作
沽又論語每篇各記其章數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
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若曰在於蕭
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

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
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虯龍片甲令張燾龍學
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晋玉家有小
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劉本無立字）郎中臣書書上臣下皆
鈌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亡無
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
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

碑臣趙陞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
雜雜詳未雜下谿上鈌谿上當是堂谿典也此蓋
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
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
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
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録前代
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立字雜字案石經古
本皆有之黄伯思東觀餘論

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為何體今世所傳皆為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為尚書五十九篇作傳為隸古定不從科斗本文邕安能具三體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為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

乃謂六經悉能為古文非事情也或以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為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數人同受詔令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子張縯石經跋

石經殘碑熹平四年立在西京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于太學蔡邕傳云帝從邕與馬日磾所請正定六經文字刊石太學石高一丈廣四尺陸

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多毀但有書易公羊論語而禮記盡毀不存北齊徙于鄴都半歿于水隋復載入長安亂作營繕者以為柱礎而隋志以為後漢刻七經于石皆邕所書與紀傳所載不同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漢隸字原

漢石經今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葉蜀中又以翻刻入石曾惇石刻鋪敘

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真古

碑今無矣吾衍學古編

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爲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按三體石經漢魏皆嘗立之熹平之立石見於後漢書之靈帝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於晉書衛恒傳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

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雒陽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竝在堂前章懷太子引雒陽記則曰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

十六枚枚少二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皆當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焉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為漢為魏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諸經石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傳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為六經隋書經籍志又

以為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言魏初篆文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以為表裏隸書隋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效科斗之形而失淳法者安在耶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也

金石錄云漢石經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

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
伽藍記二十五碑為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
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為魏經在堂西
乃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
有馬日磾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為三體一體無乃并
水經之所謂魏者而指之為漢歟此言堂西所立石
為漢為魏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易尚書公羊傳禮
記四部雒陽記則多一論語而趙明誠金石錄言其

家所收又有詩儀禮笱非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見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若夫魏書江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爲邯鄲淳書則不考衛恒之言而失之者也

胡三省通鑑注云魏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言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

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洛陽漢魏石經於鄴北
齊書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
十五西四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
志言河陽岸崩遂没於水得至鄴者不盈大半則不
考北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
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隋書於劉焯傳言開
皇六年運雒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
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乘誤

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云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頠嘗為之而未成耶今此之本據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本在雒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中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予皆得其拓本邵伯温聞見後錄言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而董逌廣川書跋記尚書存二百三十六字論語存三百五十七字此石已

不知其何所歸而拓本之存於世者固往往而有也

石經考

衛恒四體書勢序曰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隷書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

閑理不如淳也其所論者中郎之篆爾不言及隸以今推之漢人之所通行者隸也石經固有古文篆二體矣未知其出於何人若夫中郎之作隸者盖隨俗為之欲人易曉而已固不若許叔重之一點一畫皆有根柢也故唐李陽氷言蔡中郎以豊同豐

按豐字自後漢三公山碑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碑多已作豊不始於中郎也

李丞相將東為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而張參作五

經文字毋言上說文下石經石經之文大抵其變而
從省者也省者謂之隷其稍緐而猶雜篆法者謂之
八分爲八分者已不能通六書之指矣故韓退之贈
張秘書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而况於爲隷
爲眞以至於行草乎雖然古文之變而爲篆又變而
爲隷也五經之異同變而歸于一也此亦勢之不得
不然而中郎固適當其時者也顏氏家訓曰世閒小
學者不通今古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

文豈能盡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然則唐人試士必以石經說文字林者蓋欲其兼古今之法而曉變通之意乎全上

又按宋胡宗愈重刻漢石經記曰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因以鑱之錦官西樓宇文紹奕跋言給事內翰胡公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鑱諸石大字至四千

二百七十有奇三體之文又八百一十九可謂多矣
而成都兵火之後此石恐已不存亦未見拓本同上
石經考異者何以補亭林顧氏之考也蓋衆說之齟
齬者莫石經若矣史傳異地志異碑刻異唐宋元明
諸家之辨證異顧氏述矣而不詳詳矣而不辯予特
引而疏通之又自唐開成以後其事少略予特取而
補綴之文雖近創而義則實因汲古之士其不以予
為剿說也夫雍正十三年太歲在乙卯二月朔仁和

杭世駿書 以下七條俱石經考異

延熹五經　後漢蔡邕傳及張馴傳皆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而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儒林傳序云詔諸儒正定五經刻於石碑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李巡傳云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考邕傳注引洛陽記亦祇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晉羊欣筆法魏酈元水經注亦祇言五經意熹平四年邕等所奏求正定者六經

曁光和六年書丹立石祇五經耳

書碑姓氏蔡邕傳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説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堂谿典見延篤傳注馬日磾見孔融傳注張馴在儒林傳韓説單颺在方術傳洪适隸釋石經論語殘碑末一行有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黃伯思東觀餘論石經公羊殘碑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䳟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谿上

缺當是堂谿典也由二碑證之則當時奏求正定者祇邕等七人曁後立石又有左立孫表又有趙臧等諸人也范史略之耳

書丹不止蔡邕　邕傳及水經注皆言邕自書丹於石使工鐫刻洛陽伽藍記亦言三種字石經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隋書經籍志亦言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董逌廣川書跋乃云石經不盡蔡邕如馬日磾輩相與成之洪适隸釋云今所

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張縯石經跋云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

三字一字　儒林傳序詔諸儒正定五經刋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伽藍記亦稱漢國子學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後魏崔光傳光爲

祭酒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
劉芳傳亦云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江式傳亦云
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歐陽棐集古錄
目亦稱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
蔡邕書張舜民畫墁錄郃伯温聞見後錄乃據雒陽
發地所得石經以為蔡邕隸書趙明誠金石錄則又
以為蔡邕小字八分書而力辨儒林傳序古文篆隸
三體之非黄伯思見公羊殘碑亦定以為鴻都一字

石經而唐書藝文志祇有蔡邕今字石經論語唐以隸為今字也張績又以邕不能具三體書法於孔安國三百年之後或以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為隸魏書江式傳云魏邯鄲淳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水經注及晉衛恒傳皆言魏正始中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獨隋經籍志乃言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疑於乖謬然考其目三字石經祇有

尚書春秋而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尚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有典論與漢所立者不合故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為斷胡三省注通鑑則又鑿指三字為魏所立亦似有理而顧氏獨不之採今特取而備論之其言曰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為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為漢碑而未

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匋所跋石經亦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為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

漢魏碑目　漢立石經不言碑之數目洛陽記有四十六枚之語章懷即引以為注伽藍志乃云石經二十五碑蔡邕遺跡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此漢石經目也若魏正始中所立酈道元與楊衒之皆云四十

八枚而北齊文宣紀云蔡邕石經五十二枚蓋合漢魏言之第不深考誤云蔡邕也宋敏求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蓋漢二十五魏四十八也此其碑數之異論其形製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廣四尺此是漢碑水經注云石長八尺廣四尺此是魏碑論其位置洛陽記有西行南行東行之分此在堂東之西南東也是漢碑朱超石以為駢羅相接者是矣水經注言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刊

典論六碑附於其次此所謂樹之於堂西者也是魏碑第謝承范曄之書均謂立在太學門外而陸機鄴元楊衒之均謂講堂前微有異耳

隋書經籍志正誤　隋書經籍志其中言石經一篇之中互異者數事張孟奇撰疑耀未暇致辨亭林顧氏又辨之未詳予特援諸書以證之其云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按邕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而以五經書丹於石則石經在漢時從未有言

七經者彼蓋見一字有周易有尚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郤合七經之數遂斷以為漢刻而不知其與范史魏書術藝傳水經注雒陽記諸書多不合其云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按後齊天保元年詔文襄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則鄴都之徙乃由文襄非關神武然善則歸親或可渾同言之至云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没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按陸

機洛陽記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二碑毀是晉時存者祇有一十九枚至酈道元注水經時正始石經有四十八枚後魏馮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致頽落鄭道昭崔光皆表請料閱補綴皆見之本傳孝靜武定四年始移於鄴文宣受禪孝昭即位均令國子監施列當時稱有五十五枚然則徙鄴之役或有淪毀乃文宣孝昭之世

其碑見存無闕所謂不盈大半豈非言者過歟其云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内省按後周宣帝紀大象元年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則開皇之初石經仍在洛陽或由洛陽轉徙長安耳若云自鄴京載入大象之徙豈為無是事乎徧稽諸史一事之顛末牴牾者衆矣

鴻都學非太學　張懷瓘書斷黄伯思東觀餘論皆稱鴻都一字石經非也按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始

置鴻都門學生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
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為
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
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
陽球傳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勑中
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
以勸學者又曰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
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按水經注穀水又東逕開陽

門南又東逕國子太學則太學在開陽門與鴻都遠矣獨怪當時待詔鴻都門下者若師宜官若梁鵠八分皆極一時之選何以光和六年立石不令寫經乃知二人特工蟲篆小技五經所以正天下譌謬偏傍增損之間度非一二俗生可了故曰邕自書丹使工鐫刻誠慎之也開成以後石經考異別録于唐宋石刻

魏石經

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

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
晉書衛恒傳
顧炎武曰據衛恒書勢所言則三字石經非邯鄲
淳書
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
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
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
魏書江式傳

正始石經非邯鄲淳書　魏書江式及北史皆言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而衛恒四體書勢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為寫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蝌斗之名遂效其形水經注以迄晉書撰恒傳皆同此說胡三省并為計其年歲云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

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餘
年或以三字為魏碑則是謂之邯鄲淳所書非也按
魚豢魏略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
等七人為儒宗傳其序曰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
始埽除太學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又邯鄲淳傳云
黃初初以淳為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
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疋度淳在當時未必甚老或
寫於黃初而刻於正始亦未可定不然熹平立石蔡

邕馬日磾之名昭灼若此而魏世重刊竟不言書者姓氏是一闕也石經考異

唐藝文志所載石經與隋志不同　唐書藝文志云今字石經易篆三卷與七録合隋志一卷今字石經尚書本五卷隋志六卷今字石經鄭玄尚書八卷七録同隋志無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七録十三卷隋志九卷又五卷今字石經毛詩三卷隋志魯詩六卷七録毛詩二卷今字石經儀禮四卷隋志九卷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公羊傳石經九卷隋志同蔡邕今字石經

論語二卷七錄同隋志一卷唯無典論其云今字者即一字也石經考異

仁和趙信云公羊穀梁皆無正經故邯鄲淳書春秋正經一卷以補之唐志所云今字石經左傳經十卷即此以其專寫正經而不連左傳故稱為左傳經實則無左傳也其十卷則一卷之譌正經不應有十卷也石經毛詩梁時已亡安得至唐復出恐是魯詩之譌也同上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四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王宮